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MIN GUO FENG YUN MI JU CONG SHU

一寸山河一腔血

MG FY MLCS

秘录 国民政府 汪伪 石头城 梦幻

汪逆精衛與敵寇

訂 國 秘

好陰謀網羅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12

梦幻石头城： 汪伪国民政府实录

安 慧 编

团结出版社

新登记号(京)174号

DJ86/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幻石头城：汪伪国民政府实录/安慧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民国风云秘录丛书)

ISBN 7-80061-057-8

I. 梦… I. 安…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②汪伪政府(1938)—史料 IV. ①I25②K2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564 号

责任编辑：丁 力 版式设计：李 莉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河北省○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0.625 字数 27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80 元

目 录

第一编 袍笏登场

沐猴而冠：汪伪国民政府“登基”始末……（1）

- 最初的秘密会见：高宗武东渡日本
- 孔祥熙：“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 托词“演讲”，汪精卫出逃重庆
- 投日卖国的第一炮——“艳电”
- 对素所钦佩的顾孟余之悄然离去，陈璧君表示：学者胆小，不足与谋大事
- 河内高郎街的枪声血痕
- 沪上风云：“和平运动”之真相
- “六全大会”滑稽剧的表演
- 汉奸新班底的拼凑
- 青岛会议，南北傀儡合流，特工战升级
- 高宗武、陶希圣拆伙，日汪“密约”曝光，举世震惊
- 名位争夺战中各路汉奸赤膊上阵
- “还都”南京后的伪中央政治会议
- 不甘寂寞的青年、国社两党琐闻
- 揭开历史丑剧的序幕：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认贼作父：汪精卫集团叛国并非偶然……（57）

- 汪精卫投敌，“是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下出现的”，与日本诱降政策“无关”吗？
- 德大使陶德曼调停，汪精卫“相当兴奋”，积极参与
- 日本确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方针，汪精卫行情看涨
- 汪精卫投敌，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他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吗？
- 媚日、反共与权力欲结合的“孽种”
- 汪精卫：3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了3枪，我在今年，还是主张和平
- “汪和蒋是在唱双簧”，汪精卫出逃重庆是得到蒋的同意吗？
- 蒋介石：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迫不得已的办法

第二编 伪廷幽影

傀儡支柱：汪伪政府的军事组织和伪军 … (80)

- 日本以华制华，七拼八凑建伪军
- 拉拢落魄军阀，建立中枢军事机构
- 汪伪政权第一支“新军”：警卫军第一师
- 周佛海的私人武装税警团，装备精良
- 海军全部舰艇只有15艘，没有作战能力，成为粉饰门面的装饰品
- 空军建立之初，一架飞机也没有，航空署无事可做
- 国民党军孙殿英、庞炳勋、孙良诚等投敌，伪军急速膨胀

- 末日来临前的三步曲：内部争斗——汪蒋合流——积极反共

蛇鼠丘貉：汪伪、伪满“建交”纪实 …… (99)

- 维新政府外交部被汪伪取代，僧多粥少，人事任命难安排
- 伪政府“还都”大典，日本特派阿部大使来华访问，签订“中日和约”
- 访伪满特使徐良覿见“满皇”，溥仪旁若无人
- 不伦不类的总领事馆，笑话百出
- 隔离、监视，两个同床异梦的傀儡政权
- “出国”许可证风波
- 汪精卫之死和领事馆垮台

疯狂掠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 …… (111)

- 周佛海：财政部之印，第一次用于借款，实非佳兆
- 上海盛传：“中储行是日本操纵的傀儡银行，丝毫不能自主”
- “中储券”遭抵制，李士群、吴四宝暴力推行
- 日本用“中储券”套取“法币”，维持军票
- 抢购黄金，吹嘘发行准备充足
- 全面收兑与禁用“法币”，“中储券”占领市场
- 任立支付科目，日军随用随支
- 日军费一增再增，“中储券”愈印愈滥，一贬再贬
- 中储行垮台前

76号魔窟：汪伪特工总部内幕 …… (138)

- 汪伪特工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名不见经传的“中统”特

李士群

- 丁默村落水当汉奸，稳坐特工第一把交椅
- 土肥原贤二与《上海特工计划》
- 行动队招兵买马，党棍恶霸、地痞流氓、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三教九流，纷沓而来
- 李、丁投靠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汪的期望
- “租界突击队”，专为夺取租界而组织起来的一支秘密武装别动队
- 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和“梅机关”，是特工总部的“太上皇”
- 罪恶之一：为所谓“和平运动”摇旗呐喊，网罗党羽
- 罪恶之二：破坏潜伏的“军统”、“中统”组织，吸收蒋系特务人员为其所用
- 罪恶之三：接二连三制造血案，上海腥风血雨，成为“暗杀”盛行的世界
- 一个“政治怪胎”，职业特务与帮会流氓的混合体
- 绑票勒索，栽赃陷害，烟、痒、赌、毒，无所不为
- 头号汉奸夫人陈璧君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 李士群之死与汪伪特工总部的覆灭

群犬争骨：汪伪巨奸派系之争…………… (175)

- “御用理论家”陶希圣出走香港和林柏生霸住伪宣传部有关
- 汪对维新派诸逆的策略：“取而代之”，逐步夺取老牌汉奸的行政实权
- 周佛海的“湖南派”和陈璧君的“公馆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

- 李士群被毒死，和周佛海、罗君强有何干系？
- 陈公博继承大权，陈璧君颐指气使，周佛海也不买账
- “鸦片公卖”引起风波，梅思平与莫国康暗中较量
- 陈璧君上演“贺后骂殿”，拉住陈公博不放，大叫大闹
- 周佛海企图邀功赎罪，要将陈公博以下巨奸一网打尽
- 周佛海与林柏生，死到临头还要“白眼相视”，不释前嫌

第三编 傀儡“新政”

欺世盗名：汪伪新国民运动真相…………… (206)

- 配合日伪“清乡”，加紧进行“和平反共建国”的奴化教育
- 汪精卫：运动的目的，要在精神上“使人人能有至诚恻怛，舍身救世之素养”
- 林柏生自比希特勒手下的戈培尔，对法西斯的一招一式不胜向往
- 活动的重点——青少年团
- “除三害”——充当汉奸政权的工具
- 日本人称：这次行动是轰动沉寂空气的一声春雷

惨不忍睹：千里哀鸿说“清乡”…………… (218)

- 日汪为什么要发动“清乡”？
- 罗君强有神经质，官瘾很大，自认为清乡大权非他莫属
- 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李士群握有实权
- 周佛海、丁默邨：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利愈缩小

-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日本牵着鼻子走
- “清乡法规”多如牛毛，“训练班”更是五光十色
- 老百姓口头禅：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
- 巧立名目，想遮丑反而更出丑
- 汪精卫“视察清乡”，出尽洋相
- 周佛海：日本是个海盗民族，一吃足了酒，就会忘其所以，露出狐狸尾巴来
- “清乡”清到了一个“江苏省主席”
- 李士群敲周佛海竹杠，白得2000万元中储券
- 突然夭折的“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
- “清乡”末台戏

第四编 末日哀鸣

曲终人散：汪伪政权的

覆灭与汉奸的审判…………… (263)

- 捆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汪伪，滑向毁灭之路
- 汪精卫病毙，群奸纵情声色烟酒
- 陈公博的所谓两枚有力的“政治炸弹”：党不可分，国必统一
- “输诚”重庆，陈公博、周佛海绞尽脑汁
- 日本投降，伪“国民政府”随即解散
- 抗战胜利后怪现象：人民哭，汉奸笑
- 陈公博向蒋大献殷勤，寻找“生路”不得法
- 陈璧君故作镇静：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
- 军统辑奸手段：突然袭击、以奸肃奸、诓骗诱捕
-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以职量刑，漏洞百出

●巨奸群丑的最后下场

奸酋哀鸣：日本投降时的南京…………… (292)

- 日军投降前夜，南京的日本军部态度不明
- 周镐的京沪行动总队四处接收，南京一日数惊
- 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
- 自我辩解，离京赴日是为了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

第五编 秘史珍闻

有胆有识：敌穴沉浮录…………… (299)

- 言论激进遭逮捕，周伟龙保释入军统
- 身负戴笠重托，重建军统南京站
- 西流湾8号——周公馆失火之谜
- 周佛海评价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
- 周镐叮嘱部下：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小心。个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
- 接管日伪政权仅3天，就突遭已经投降但尚未缴械的日伪军逮捕
- 身陷囹圄，百惑不解为何戴笠也要抓他
- 戴笠不死，恐怕永远不会有自由
- 扬言要为周佛海出庭作证，出出国民党的丑

不伦不类：汪伪第一夫人出巡记…………… (315)

- 名不正，言不顺，第一夫人视察清乡，汪精卫想尽办法
- 包厢内大发淫威

- 杭州之行，最关心吃
- 绍兴扫墓，祖坟又矮又小
- 购衣买物，不拘分文，全由随从轮流支付
- 风头出足，官瘾过足，油水捞足，吃喝玩乐满足

——第一编——

艳电登场

沐猴而冠： 汪伪国民政府“登基”始末

陈春圃

- 最初的秘密会见：高宗武东渡日本
- 孔祥熙：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 托词“演讲”，汪精卫出逃重庆
- 投日卖国的第一炮——“艳电”
- 对素所钦佩的顾孟余之悄然离去，陈璧君表示：学者胆小，不足与谋大事
- 河内高郎街的枪声血痕
- 沪上风云：“和平运动”之真相
- “六全大会”滑稽剧的表演
- 汉奸新班底的拼凑
- 青岛会议，南北傀儡合流，特工战升级
- 高宗武、陶希圣拆伙，日汪“密约”曝光，举世震惊
- 名位争夺战中各路汉奸赤膊上阵
- “还都”南京后的伪中央政治会议

- 不甘寂寞的青年、国社两党琐闻
- 揭开历史丑剧的序幕：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我是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长期追随汪精卫。

青年时，我求学于广州圣心书院，1919年因病辍学，随后即投奔汪精卫夫妇。1920年，汪精卫当广东教育会长，我任该会图书馆主任，时年20岁。3年后，由陈璧君推荐，我任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汪精卫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即调我为该部秘书，此后，我和汪精卫开始有了政治关系。第二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广东招生，我由汪精卫推荐，赴苏留学。1927年4月，汪精卫电召我回国，5月我到武汉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翌年汪精卫因国民党内派系矛盾被迫出国，同年10月，我也去法国依附于他。1929年，我奉汪精卫之命去纽约，创办《民气日报》，任总编辑，进行反蒋宣传，为汪精卫重新上台制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我也于1932年春回国。不久，汪精卫又要我赴香港主持汪派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讨厌摇笔杆子的生活，坚持不就，汪精卫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此任达7年之久。1935年春，汪精卫自兼外交部长，命我赴南洋视察总领事馆及领事馆的馆务，要我为他吹捧，为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外交政策辩解。“七·七”事变后抗战方兴，我被派赴越南劝募救国公债。1938年初回国时，南京已告沦陷，我只好飞往汉口。在汉口陈璧君让我搬到汉口商业银行和汪精卫私人秘书们住在一起。此时，我和汪精卫夫妇更接近了一步。陈璧君两次由汉回粤，我都当她的随员：一次沿公路经湘桂两省转粤，窥察两省对抗战准备的虚实；另一次飞港转粤，在广州小住，约晤当时主粤政的余汉谋、吴铁城等，之后又转往昆明，多次约晤云南省主席龙云。

我在重庆时间住在汪家，虽没有参加他们与陈公博、周佛海、

陶希圣、曾仲鸣等的密谈，但目睹了他们和日本方面暗中签订“密约”时的情形。在汪精卫出逃之前，我受命先期带汪的幼子幼女飞昆明，为他们办好转河内去香港的手续，然后再单独留昆明当联络员。后来，我从河内去香港，晤见高宗武。他当面告我蒋介石密嘱他托词请病假去香港，设法向日方试探媾和条件，迫他探得后续具报告派人送汉口报告蒋汪两人的经过。我听后即把高宗武的话转给当时已匿居香港的周佛海，从他处得以证实和补充。至此，我才更清楚地了解到汪精卫所得日方媾和条件的来源。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乘轮往上海，筹组伪政权。在汪记国民党“六大”上，我被指定为大会秘书，伪中央政治会议时，我任副秘书长，随之而来的是在南京开张前班底之拼凑，我以汪精卫“随从秘书长”的身份，亲见亲闻其中种种曲折种种倾轧。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粉墨登场后，至1943年10月我任伪行政院秘书长后调任伪建设部长，过了7个月又调任伪广东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在此5年间，我大部分时间在汪精卫左右，对于入伙伪逆的反动小党派头目，从内地投奔前来的失意军人与无聊政客，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归”的投机分子，打着“曲线救国”旗号来下水的军人败类，都有所接触。

高宗武秘密东渡

汪精卫以“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显然是蓄谋已久的。一个深居大后方重庆的人，居然能与数千里外的敌国首相作出秘密约定，互相呼应地一个发表声明，一个配合响应，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没有人奔走其间，紧密联系，是不可能撮合此阴谋的。而负此重任的“专使”，如果没有相当地位及对日交涉的历史渊源，自然不可能为敌方所信赖。那么，究竟是谁负此“重任”？此人即为曾在1934年因经办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而号称“能手”，而后

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张群、黄郛所倚重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凭什么在中日两国交兵之际，居然不避通谋敌国之恶名，敢于奔走东京？他的后台老板是谁？其中又有什么奥妙？1938年12月下旬，我在香港晤见高宗武时，他曾亲自对我说：“从南京撤退至汉口后不久，蒋先生（指蒋介石）召见我，示意我想尽方法试探东京方面媾和条件，并且关照我可向外交部请病假，先期赴香港，以疗养为名，伺机寻找门路，探询日本停战条件，但要绝对秘密。至于在香港的生活费及赴日旅费随后汇来”等语。高又说：“后来果然收到军委会汇来旅费港币8000元，每月生活费港币3000元。我就于是年7月间秘密乘轮赴日，经人介绍，找到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门路，通过他探得日方媾和的条件。日方表示，日本的真实意图在防止共产党势力在中国滋蔓，此外并无领土要求，但必须确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不容有所变更。”高宗武最后又说：“我既探得了条件，就赶回香港并把所得结果缮写两份，派周隆庠飞送汉口，交给周佛海，关照他一份交蒋（介石），一份交汪（精卫）。”我听了高宗武的话以后，即转往询问当时匿居在九龙塘的周佛海，他除了证实高所谈的经过外，补充说：“汪先生的一份由我亲手转交，蒋先生的一份由陈布雷代交（周佛海时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处长，陈布雷的副手）。陈布雷把报告交蒋先生后，蒋把它放在办公桌上足足有3天，足见其重视。”我问周佛海，何以知道这份报告放在桌上3天？他说：“我的办公室和蒋先生的办公室贴隔壁，是我亲眼看见的。”随后我又从高宗武口中知道，蒋介石得到日本条件后迟不置答，高曾试以“如蒋不出马，由汪出面又如何”，不料日本竟然同意，愿以汪精卫为谈判的对手。

由上所述，高宗武之当密使，因其主使者是所谓“最高统帅”，当然有恃无恐。而汪精卫从高宗武的秘密报告中，摸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底，其妥协苟安的思想更加活跃。他想，蒋以“统

帅”地位不便直言，但已有实际行动；既然如此，就不必缩手缩脚。所以追源祸始，蒋汪对于投降日本在思想上是共犯，同时蒋也无法推卸助长汪走上汉奸之路的责任。因此，假如没有蒋介石主使高宗武秘密东渡日本之行，汪精卫纵有投降的居心，也是没有路子的。

当然，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还在他自己。日本表示愿意以汪精卫为“对手”这对于汪很有诱惑性。淞沪协定、秦土协定等是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签订的，他曾以为他签订那些协定是他负责的表现，并以藉此可以苟安一时为满足。1938年武汉沦陷前，我在汉口一德街9号还听汪精卫亲口说他如何责备行政院长孔祥熙不敢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所提的媾和条件：“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最高国防会议各人都同意了。你一定要问‘蒋先生’，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示，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并且复述孔祥熙当时的回答：“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在会后参加摄影时被刺，孔祥熙的“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即指此事。由此可见，汪精卫无原则的忍辱苟安、妥协求存的思想，促使他走上叛国之路。

我们只要想想，高宗武时为外交部亚洲司长，在两国作战期间，他作为一个身负外交责任的主管司司长秘密跑到敌国首都活动，光是这个行动的本身就足以构成通谋敌国的大罪。可他是受命行事的，他所撰备载媾和条款的书面报告，竟然为“最高统帅者”所收受，而且一连三天摆在办公桌上以备浏览，然则这种通谋敌国的罪责，从具备人证物证的观点而言，如果说完全是高宗武个人犯的罪，与主使者蒋介石一点也不相干，难道是法律与人情所能容许的吗？

“密约”之由来

1938年秋我离重庆前，从陈璧君口中曾听说有一张“密约”，但不知道是谁带来的，内容是只要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便于两年内撤兵。陈璧君讲述此事时一副鬼祟的嘴脸。我不便细问，只知道这张“密约”收藏在上清寺她的家里。是年11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时分，陈璧君忽然要我陪她坐小汽车到她的胞妹、住在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陈淑君家走一趟。她把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交给陈淑君，说是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的。果然翌日就驱车取了回来，后来她对我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我当时听了就替陈淑君捏一把汗。由此一事可见汪精卫夫妇作贼心虚忐忑不安到了极点。他们为着极端保密，即使对老班底的人，如王懋功、谷正纲、谷正鼎等也不敢透露一点与敌通谋的消息。至于“低调俱乐部”的周佛海诸人，本来对抗战就没有信心，这次出死力与日本签订“密约”，汪精卫把他们视同心腹一般。

据说“密约”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原文我没有看见，只是后来在香港，才从周佛海、梅思平口中知道“密约”是由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的，由梅思平带回原文一纸飞往重庆交汪精卫。而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影佐、今井的约会，是高宗武应影佐电邀而约梅思平同行一起参予的。影佐当时表示蒋既主动探询条件又迟迟没有表示，他十分为难，其上可认为这无异戏弄日本，并认定如有敢于戏弄日本政府的非严惩不可。如中国方面有人放弃抗日立场的，日本可以考虑作谈判的对手。高宗武、梅思平趁此提出由汪精卫出面，试探日方的反应。影佐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允向东京请示。在随后的续谈中，影